

印象阅读 ◎ 李辉 主编

# 我的诗人词典

邵燕祥

我所介绍的一百多位诗人，有的是我对他们诗作的解读或「妄评」，有的是我对其人其诗的印象，有的是我题赠给他们的诗或是与他们的唱和，有新体，也有旧体。虽云介绍，却并不一定是他们的代表作，甚至只是一鳞半爪，取作话题，往往只是一时兴会而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诗人词典/邵燕祥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11

(印象阅读/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900 - 0

I. 我… II. 邵… III. 诗人—评传—中国—现代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940 号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李建平 牛志远

**封面设计** 力源文化

**内文设计** 但汉琼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 daxiang. 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 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9. 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 总 序

一直想编一套书评丛书。

可是，何谓书评？何谓严格意义上的好书评？难以界定。萧乾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版的《书评研究》一书，算是中国最早的书评理论专著。后来，他编辑《大公报》副刊，不遗余力地发表书评，呼吁专业的、好的书评家亮相。虽曾一时热闹，但可惜昙花一现，书评的形式和功能，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80年代，书评方才又引起讨论和关注。近年来，随着一批报纸书评专版和网络论坛的出现，颇有一些书评新锐的亮相，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写好书评，难乎其难。出现职业的书评家群体，更非仓促间就能显现。于是，编辑书评丛书的想法，只好仍闲置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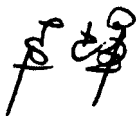
且回到阅读的本意上——印象。

所谓“印象阅读”，乃是宽泛的阅读评论。或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不突出学理性，重在阅读的感悟，重在对作者的性情与风格的解读，重在写作方式与风格的多样性。

如今,电子阅读方式来势凶猛,传统纸媒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已遭遇极大挑战。然而,无论阅读方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本意应该不会改变。读者依然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某位作者的方方面面,需要看看别人的阅读印象如何形成、如何演绎,进而,在别人的印象中,延伸自己的阅读。

“印象阅读”丛书,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咸宜。

最大愿望,是借这样一套丛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2010年5月,北京

## 书前的话

我有许多朋友，其中不少是诗人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普希金”。我这样说，读者就能猜出，许多诗人朋友我是只读其诗，没见过人的，古代诗人和外国诗人如此，即使当代的诗人，也有不少缘悭一面；有的确曾有缘一见，但也来不及深入请教。就如大家熟知的胡风先生，关于他，我写过不少文字，却没有个人交往；那些文字，多半与以他为名的政治事件有关，而与文学无关，这里就没有收入。我早在十几岁时就读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各集的作品，但觉得遥不可及，没有给他投过稿，写过信，这样，在1955年反胡风时，便未受牵连，甚至一度为此而沾沾自喜（多么卑微的情操啊）。直到1979年或1980年，有一次随邹荻帆先生到医院看望胡风，他木然良久，忽然似乎搜索到一丝记忆的线索，他问：你……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我写过，却没得发表，倒是《人民日报》发过邹荻帆的《拥抱斯大林》，——于是一迭声地否认，于是他沉默了。事后，我想起，他指的应该是我在1957年写的《会见赫鲁晓夫同志》，刊于《人民日报》，其时他已坐了两年牢。二十多年后还能保留个模糊的记忆，证明他虽在难中，而不废阅读，且对新出的诗作也还有所关注。

我跟许多当代著名诗人的所谓“交往”大抵类似。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交游的人。但这不妨碍我认真地读他们的作品，有时还把读后感笔之于书。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全是谈诗的《晨昏随笔》（“今诗话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其中欣赏的诗作所涉及的诗人就有冯雪峰、郭沫若、高咏、孙犁、红杨树、胡风、袁水拍、杜运燮、秦泥、徐迟、王若水、林昭、舒婷、郭小川、孙桂贞、黄永玉、柯国淳、朔望、高深、柯原、水飞、牛希济、白居易、雨果（法）、屠格涅夫（俄）、艾吕雅（法）、西蒙诺夫（苏）、苏金伞、戴望舒、亚默（法）、董鲁安、吴世昌、刘伯承、齐白石等。另外，《赠给十八岁的诗人》（花城出版社，1984）评介了晋察冀边区的老诗人曼晴和更多当代的中青年诗人。《惟知音者倾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属于“人踪书影丛书”，其中也有诗人们的“人踪书影”，本书只重收了其中有关穆旦、昌耀、张志民三文，像《诗人林希》、《读杨（宪益）诗》、《冯至先生的遗墨》、《艾青的隽语》等篇都未收，本书在他们名下，选了我后来写的有关他们的文字。聂绀弩、邓拓亦如此，选了有关他们的别的文字。

这样，在我这本“词典”式的以姓氏拼音为序编排的书里，我所介绍的一百多位诗人，有的是我对他们诗作的解读或“妄评”，有的是我对其人其诗的印象，有的是我题赠给他们的诗或是与他们的唱和，有新体，也有旧体。虽云介绍，却并不一定是他们的代表作，甚至只是一鳞半爪，取作话题，往往只是一时兴会而已。偶有例外，

那就是关于李白《早发白帝城》、李清照《绝句》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三篇，确是专为友人主编的“鉴赏词典”写的。

打开这本“词典”，没有一般辞书开头就明示的“凡例”。这里没有统一的规格；仍然是杂文之“杂”，随笔之“随”，虽远远称不上多样，却还不太呆板，这也算“诗人词典”的一种编法吧。这是供一般读者浏览之用的（地地道道的“无用之用”），可窥一些诗人为诗为人之一斑。文科学生或教师自有他们正经的工具书，不必从这里找某一诗人生平著作的翔实陈述和对他们创作劳绩的权威鉴定吧。

以上云云，读者会不会认为是我为本书的“不成体例”诡辩呢？

不过，不成体例中也还有一个体例，就是只收专门写一位诗人或专门写给一位诗人的文字，同时涉及多人的综论或综述都不收。关于梁南和雷雯，原是我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专栏文章，题为《两个黑龙江的苦役诗人》，现在也拆成两个“词条”了。

拆作两篇也还是够长的。同属那一专栏的文章，还有写艾山和汪铭竹的两篇，加上多年前为一个研讨会写的关于郭枫的一篇，他们都是很少有机会在大陆成为话题的，我便不惮词费，介绍得较详细，引用了他们一些鲜为人知的好诗佳句。关于蔡其矫“大地系列”和“海洋系列”的读后感，如同在海滩拾贝，美不胜收，引用多，也就写得长了。（但最后限于篇幅，仍不得不忍痛作了删节。——校读时附笔）所有这些，都不属于学术性的研究文字，而是同读者一道“分享诗情”，顶多加几句感叹式的插话罢了。标出“分享诗情”题

目的一组，在《文汇报·笔会》陆续刊出时，因专栏篇幅有限，写得比较节制。

最“节制”的莫过于赠答的旧体诗了。一般每首只有四句八句。

这样，大家看到的这本书里，每位诗人的“词条”，有长有短，也是全无定例。因这些文字在不同情况下写出，多是自发的，即使是约稿，也各有不同的要求。这里的长和短，不含臧否，无分轩輊。不像正式的、名实相副的词典辞书，其“人物”部分，编审委员会早就把“入围”的名单分出等级，甲级词条的多少字，乙级词条的多少字，丙级词条的多少字，等等，界限分明，不得逾越。这些规矩在我这里是没的，由此更可见本书虽名为“词典”，但绝不正式，说得严重些，便是名实不副。说穿了，这只是我就一些诗人和诗所写文字的结集（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写的，个别写于80年代），题为“词典”，实是姑妄名之耳。

一百多位诗人中，半数以上都成古人，区别只在有的是千百年前，而有的不过是前几年才作古的而已。

愿已故的诗人安息。

祝健在的诗人们健康长寿。

## 目 录

### A

|          |   |
|----------|---|
| 阿 垌····· | 1 |
| 艾 青····· | 5 |
| 艾 山····· | 8 |

### B

|          |    |
|----------|----|
| 白 桦····· | 17 |
| 白居易····· | 19 |
| 卞之琳····· | 22 |

### C

|          |    |
|----------|----|
| 蔡其矫····· | 24 |
| 昌 耀····· | 29 |
| 陈明远····· | 33 |

### D

|          |    |
|----------|----|
| 邓 拓····· | 39 |
| 董月华····· | 41 |
| 杜运燮····· | 43 |

F

冯 至·····53

G

高介华·····56

格桑多杰·····59

公 刘·····62

龚自珍·····65

光未然·····68

郭 枫·····70

H

何满子·····75

胡 适·····76

胡遐之·····78

胡 昭·····81

胡 征·····84

荒 芜·····85

黄苗子·····86

黄秋耘·····89

惠特曼·····96

J

冀 沅·····100

纪 弦·····103

|          |     |
|----------|-----|
| 金克木····· | 107 |
|----------|-----|

K

|          |     |
|----------|-----|
| 康华楚····· | 111 |
|----------|-----|

L

|           |     |
|-----------|-----|
| 雷 雯·····  | 114 |
| 黎焕颐·····  | 120 |
| 李 白·····  | 123 |
| 李清照·····  | 127 |
| 李汝伦·····  | 132 |
| 梁 南·····  | 137 |
| 梁小斌·····  | 142 |
| 林 庚·····  | 146 |
| 林徽因·····  | 151 |
| 林 希·····  | 154 |
| 刘岚山·····  | 158 |
| 柳德米斯····· | 161 |
| 鲁 迅·····  | 166 |
| 吕 剑·····  | 168 |
| 绿 原·····  | 170 |
| 罗 飞·····  | 174 |
| 罗 孚·····  | 178 |

罗 门·····181

M

米福松·····185

穆 旦·····188

N

涅克拉索夫·····194

聂绀弩·····200

牛 汉·····203

P

彭燕郊·····205

普希金·····208

Q

秦兆阳·····213

R

任洪渊·····216

S

舒 婷·····221

朔 望·····222

苏 轼·····226

孙越生·····229

T

屠 岸·····238

W

|          |     |
|----------|-----|
| 汪铭竹····· | 240 |
| 王玉祥····· | 247 |
| 韦 庄····· | 252 |
| 闻一多····· | 254 |
| 吴 岸····· | 256 |
| 吴纯俭····· | 262 |
| 吴小如····· | 266 |
| 吴祖光····· | 269 |

X

|          |     |
|----------|-----|
| 向 明····· | 272 |
| 萧向阳····· | 278 |
| 晓 雪····· | 281 |
| 辛 笛····· | 287 |
| 徐 迟····· | 290 |

Y

|          |     |
|----------|-----|
| 庾 弦····· | 295 |
| 严 辰····· | 297 |
| 羊春秋····· | 301 |
| 扬 帆····· | 302 |
| 杨宪益····· | 305 |
| 叶 櫓····· | 311 |
| 尤婉娜····· | 315 |

Z

|          |     |
|----------|-----|
| 曾敏之····· | 319 |
| 张建术····· | 321 |
| 张恺帆····· | 324 |
| 张良皋····· | 327 |
| 张若虚····· | 329 |
| 张志民····· | 332 |
| 钟 鸿····· | 335 |
| 钟 灵····· | 338 |
| 周一·····  | 344 |
| 朱 帆····· | 348 |
| 朱剑秋····· | 350 |
| 邹荻帆····· | 352 |
| 左漠野····· | 355 |

## 阿 垅

(1907—1967)

阿垅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以生命为诗的真诚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严肃认真的诗论家。早年读他收在“七月诗丛”中的诗集《无弦琴》,他完全摆脱了“五四”初期一些新诗人笔下的旧诗词胎迹;后来发现他的旧体诗也写得很好。他在写诗上是实行的“双轨制”,没有勉强“并轨”,故自由诗和格律诗都写得“地道”。

而看下面摘录的最后遗书,“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这才是他做人的“正轨”。

### 读阿垅最后遗书

#### ——夜读抄

诗人、文学评论家阿垅,本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S.M.等。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被毛泽东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1967年3月21日死于狱中。

1965年6月23日,阿垅已病重,他以陈亦门署名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受信人为“审讯员,并请转达”,没有具体的机构

或人名。

阿垅声明：“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他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仅不真实，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是非黑白；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发表的方式，编者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这样做，是为了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阿垅说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对这些“材料”作全面的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举了两个具体例子，要点式地指出其中明显的矛盾。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做‘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而向人民宣告了！

“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

西呢?!”

面对并非个别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及其“按语”(后来在法庭上走过场时的指控也就以此为依据),阿垅进入更深层的思考,这才是他所谓“单刀直入”、切中要害之处。

阿垅写道:“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阿垅接着写道:“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要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阿垅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必须抛弃的错误,整个案件的性质是迫害和欺骗,而他坚信真理和真相不可掩盖,终会比谎话长久。他曾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阿垅在这最后一信将要结束时说:“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阴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又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要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